



嵩山之下，屋舍俨然

湖溪，梦里的老家

谭光辉

记忆里，老家谭姓女子出嫁时，账房先生会在妆奁上恭恭敬敬地贴一红签，上书：湖溪谨封。

父亲曾告诉我，“湖溪”即老家前塘的那条河。湖头，面对嵩峰，因水得名。伯父与叔父两兄弟联手作一藏头联：湖光激池，头角峥嵘。

大祠是湖头的地标。听老辈讲，大祠前曾有一座旌表牌坊，大祠密室里曾珍藏着一份珍贵的圣旨。

记忆里，大祠围墙正门外是一对石狮，威风凛凛。旁边各开两个拱形侧门。围墙上绘有“八仙过海”故事，画面人物栩栩如生。

大祠主体建筑飞檐斗拱，钩心斗角。主楼大门除高大的黑漆门板外均为石材，气势非凡。大祠前厅由高大的顶梁柱支撑，顶梁柱下方是精致的鼓状础石。前厅为中式穹顶，大气奢华，设计考究，色彩斑斓，美不胜收。左右为两层厢房，前厅与亭堂由过廊连接，左右对称，雕栏相望。

上世纪70年代，大祠成了学堂。1975年下学期，我从这里开始了我的读书生涯。

记忆里，湖头有四棵大枫树。两棵在文昌阁古井旁，一棵在庙山下，还一棵在罗家岭路边。文昌阁边上一段屏墙，屏墙高丈余，长三十余丈，墙体由三合土夯筑而成，墙头上面铺设青砖。墙面留有诸多方孔，传说是打枪用的。族谱中记载，屏墙与文昌阁是先辈乡贤们又捐修建，旨在守土和兴教。

记事起，只见过文昌阁那一堆残垣断壁，却无法想象曾经的辉煌气象。

湖头的枫树，是小时候见过最大的树。树上爬满藤蔓，树顶枝丫间是几个硕大的鸟巢。傍晚时分，看鸟鹊归巢，心里暖暖的。

罗家岭路旁那棵枫树，树冠很大，酷热天气，常见那些赶路的、挑担的在树下歇息。深秋时节，枫叶红了，常有人在树下捡拾枫球。枫球中药名“路路通”。枫球煮水洗澡，可祛风通络，利水除湿。枫球燃烧，可让空气变得清新。

屏墙我们是不敢攀爬的。听老人说，庙山下那棵枫树遭雷劈死后，那条长着冠子的千年蛇精便逃到

了屏墙上的藤蔓间。到底有没有蛇精，谁也没有见过。可每次经过屏墙时，我都会加快脚步。

屏墙的防御功能我没有见识过，可在湖头人心中它却是一道有力屏障——冬天它挡住了来自酒埠江的那股强大的西北风。

从枫树下到油坊里，有一条青石官道。官道贯穿整个湖头屋场，两旁店铺林立，屋舍俨然。如今湖头还保留着“盐铺里、上铺里、油坊里”等老地名。透过这些老地名，加上那高大的旌表牌坊，庄严的谭氏宗祠，可以想象湖头昔日的繁华。

嵩山十大姓，谭姓在湖头。六十年前，湖头皆为谭姓。以家族树为单元，形成若干小群体。几个人丁兴旺的分支，集中在盐铺里、上铺里、上屋里和新屋里等几个大四合院内。“襁褓中的爷爷，白胡子侄子”，在大四合院里不是神话。谁家遇上个红白喜事，前去帮忙做事的，全是家族亲人。

酒埠江大坝建成后，湖头迎来了大量的来自官田、琴陵等地的移民。老湖头人把最好的房子，最好的耕地让给了移民朋友。

新屋里湖头最大的建筑群，记忆里二十来个住户中，只有本家麒麟、仁桂、启先、继顺、下生、全胜和父亲七家，其余都是毛姓、曾姓、刘姓、余姓、李姓、高姓等外来户。

湖头人口越来越多，屋场开始往周边发展。瓦场里、苏家冲、大岭上、下生上、寸背岭等就是近六十年来发展起来的。

湖头有两口千年古井：文昌井和前塘井。这是世代代湖头人的饮水之源。

前塘古井，比文昌古井人气更旺。井水冬暖夏凉，清澈见底，水底长满水藻。井水从石缝中汩汩地吐出来，从不干涸。

小时候，总喜欢趴在光溜溜的井沿上，看一串串小水泡从石缝中吐出来，慢慢地变大变大，到水面“啪”的一下破了。接着又有一串小水泡从石缝中吐出来……这一串串小水泡，像一个个调皮的娃娃，让人百看不厌。

从屋场到老井也是一条青石小路。每天早上或傍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挑着木桶穿梭于屋场与老井之间。挑空桶时，木桶

前后来去地地晃荡；挑满水后，扁担在肩上吱吱呀呀地低唱。一阵喧嚣过后，老井又变得非常安静，只留下一串串小水泡往上冒，只留下一条湿漉漉的石子路……

春冬时节，老井上弥漫着一层水汽，这时的水温有20℃左右，人们常常光着脚站在老井旁的水池里漂洗衣服，濯洗菜蔬。腊月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干干净净地过年，老井边更是热闹非凡。

夏秋时节，老井的水很凉很凉，站在水里泡上十分钟，便寒气袭人。收割季节，大人们收工回来总爱聚到老井旁纳凉；喝上一口凉水，洗去一天的疲劳，或点上一支喇叭筒，谈论着一年的收成。孩子们则爱趴在井沿上，拿手电看老井里的鮠鱼；只见一条条拇指粗细的鮠鱼从石缝中钻出来，穿梭于墨绿的水草中。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老井养育着村子里几百号人，人们也自觉地呵护着她——村子里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不准往井里吐痰；不准往井里扔垃圾；不准在井里洗东西；正月初一，任何人不得到老井里挑水。初二老井解禁，人们点好香烛、化完纸钱、放完鞭炮后，才挑起一年里的第一担井水。还记得有一位曾姓船工，退休后成了老井的义务护井员，每年要淘井一两次。

现在，湖头还保留着这样的习俗：不管谁去世，成殓前，人们总要取来井水替亡人沐浴，让逝者干干净净上路。办丧事时，孝子们还要带上逝者的灵牌、遗像，在低回的哀乐声中，到古井旁行“别井礼”。

……“湖光激池，树影婆娑，一派自然万类和谐之美；头角峥嵘，神思逸远，永居世界民族崛起之林。”在乡村振兴浪潮中，老家湖头走在了最前头。

今天，当我漫步在老家双车道水泥路上的时候，当我看到已经结束晨练的人们走出游乐场的时候，当我看到水泥路两边一幢幢新建别墅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已成了老家的陌生人了！

那古枫树上的鸟巢，那屏墙上长着冠子的蛇精，那长长的青石路，那磨得光滑的石狮子，那热闹的大杂院……诗一样的老家已然在梦里。



嵩山一山独耸，如鸾起舞，故得其名

株洲的澡堂时代

肖斌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株洲市各厂矿职工家属洗澡，都是在厂矿自己的澡堂子里洗，在这之前，一般都是在家用煤炉子烧水，热水倒桶子里，再兑凉水，然后提到厕所洗。

那会儿我家住在电炉厂家属区。电炉厂分三个区，厂里的人惯以后山、东村、西村称之。我家住东村，东村是“中央区”，厂里标准的澡堂就建在这里，所以，我家在东村澡堂洗澡最多。后山澡堂的情况没去过，我不了解，西村的澡堂则是废弃的杂物间改建的，一间房，中间加道墙分隔男女，布帘门进出，每边一次最多进去两个人，不能再多。小锅炉房就在旁边，跟澡堂也就隔着一道红砖墙。尤尴尬的是，女澡堂底下两边的红砖缝之间，被插了好些小窟窿。窟窿外面塞了袜子或者纸条，不蹲下看不到。蹲下掀掉袜子或纸条，就能看到对面的女澡堂。

相形之下，东村澡堂则显得气派多了。里外分了三间，外面两间是一个个水龙头挨着的大通间，最是通透大气，最里面的是有瓷砖墙隔开的一个个小隔间，注重私密性的同时，却也有一点不好，就是往往不知相邻隔间洗澡的人是谁，那会儿年轻气盛，嘴边没个把门的，不留神就得罪了人，我记得有次和朋友在隔间洗澡，聊到自己最讨厌的事，我说我看不惯男人大肚子，男人又不生孩子，大个肚子真难看。洗澡间水声大，说话扯开嗓门喊。等我洗完出来，吓我一跳，我边上两个隔间，一个是我朋友，另一个便是大肚子的厂长，他对我冷眼漠视，不知道这不是我后来在厂里一直混得不好的原因。

没过几年，东村澡堂的锅炉坏了，修了几次，彻底修不好了，除开住后山和西村的职工，电炉厂的大部分职工都告别了澡堂，又回到家里用煤炉子烧水洗澡的时代——西村澡堂红砖下面对着女澡堂的几个洞，我也是在这个阶段看到的。

俗话说，由奢入俭难，洗过澡堂子的人，再重回煤炉子烧水洗澡的时代，只觉得样样不方便，于是，寻找新的澡堂子便成了我那段时期的首要任务。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氮肥厂找朋友玩，听朋友说起，他们厂里的澡堂子也对外开放，只要买票就可以了，不像我们电炉厂，只针对本厂职工和家属，不对外开放。我买了票，进去体验了一番，水热且大，非常满意，回家就跟家里人说了，然后家里人都说以后洗澡就去氮肥厂了，接送的任务就交给那年刚买了人生中第一辆摩托车的我，那时是1994年。

家里要送的人有老妈和妹妹，以及姐姐、姐夫和外甥一小家子。老爸嫌麻烦，不乐意去。一般得送两趟，先把老妈和妹妹、外甥送过去，再回来接姐姐、姐夫、姐姐、姐夫也会提前出门，提着桶子往氮肥厂那边走，大概走到石壁口附近，我就能返回接到他们了。

我妈特别喜欢氮肥厂的澡堂，水量大，那时候也没有莲蓬头，就一根钢管拐个弯，开关一拧，热水哗啦啦地对着头冲下，比电炉厂的自来水都大。我妈洗澡还有个习惯，顺带着要把衣服洗了，还洗得特别仔细，嫌弃我们洗得不干净，一大家子的脏衣服都捆桶子里带到澡堂，洗完澡后，就着澡堂子的热水把衣服也洗了。我妈还热衷于给我洗小外甥澡，嫌我跟姐夫两个老哥们儿搓不干净，每去澡堂，总把小外甥带在身边，也不管小外甥是否乐意，那会儿我小外甥已经有五六岁了，晓得男女之别了，很不喜欢在女澡堂洗澡。往往我第二趟把姐姐、姐夫送到澡堂，小外甥已经泪汪汪地在澡堂检票口外面等我们了，然后随着我跟姐夫再去男澡堂洗一遍。

洗澡是有时间规定的，进门时检票的人会说。我们纯洗澡，花的时间并不多，就我妈要待澡堂子里把衣服洗完再出来，往往第二趟来的姐姐、姐夫和我都出来了，我妈还没出来。我先送一批人回去，剩下的人继续在检票口等我妈出来，时间长了，就跟检票的人熟了。她前面几次总是批评我妈，说澡堂子里不能洗衣服，要洗的带回家去洗，我妈总是满脸堆笑地道歉，夸澡堂的条件好，水又大，又热，是这辈子洗过的最好的澡堂子……那检票的也就渐渐松懈下来，虽然每次出门还是会唠叨不能洗衣服之类的牢骚，但脸上的神色明显温和了不少。

氮肥厂的澡堂现在都找得到。从清石广场过来，到了氮肥厂，左边是小游园，右边接着建设路，石壁上张防空洞的门，门附近就是澡堂的位置，澡堂的供水管便是在防空洞上面。

有的时候碰到这个澡堂维修，我们就去冶炼厂的澡堂。冶炼厂的澡堂在湘天桥下面。可冶炼厂的澡堂没有大池子，只是一个很逼仄的隔间，还定时控水，时间到了全场停水，等人出来再第二批放水。即便第一次进去前姐姐妹妹再三提醒妈，妈还是不行：“刚刚开始，水就没了，这乱七八糟的！”她很不喜欢冶炼厂的澡堂。

所以，只要氮肥厂那边的澡堂一修好，我们肯定去氮肥厂那边，哪怕远一些，起码，我妈每次在澡堂子里洗衣服都洗得很过瘾。

到了90年代中后期，煤气慢慢在株洲市区普及，还记得北区第一家煤气公司就在清水塘铁桥那边，一个个亮铮铮的煤气罐整齐地码放在屋子里，看上去特别气派。然后燃气热水器也逐步走进千家万户，开关一拧，热水就喷薄而出，再也不用携家带口赶路去氮肥厂的澡堂排队了，曾经对株洲的厂矿职工特别亲切的澡堂时代也就逐渐走向了没落。

才艺比拼，谁家萌娃更胜一筹 千金集团“宝贝去哪儿”第八季开启，近百名千金娃线上晒才艺

卢诗婕

一场线上的才艺展演；一次“云端”的特长比拼。

为庆祝“六一”儿童节，千金集团团委品牌活动“宝贝去哪儿”第八季如约而至，本次主题为“才艺比拼，谁家萌娃更胜一筹”。

活动推出后，近百名千金娃（千金员工子弟）积极参与，晒出了拿手才艺和绝技特长视频。本刊辑录了数名凭借出众的才艺与表演脱颖而出的千金娃的相关资料，快来一起刊刊吧！



宝宝姓名：余睿熙（千金药业余惠林之子）
年龄：10岁
才艺：电吉它
参赛宣言：玩乐队、上舞台，过十级，拿第一。电吉它是我童年里的“光”，成长是我的追求和目标，热爱是我的理由和答案！



宝宝姓名：余文哲（千金药业余枫之子）
年龄：9岁
才艺：电吉它
参赛宣言：我和余睿熙哥哥同是千金娃，又因一起学习电吉它而组成乐队，现在已经拿下了好多奖杯，我们的梦想是成为中国的电吉它大师！



宝宝姓名：钱思宏（千金医药刘橙之子）
年龄：4岁
才艺：平衡车
参赛宣言：别看我年纪小，我已有2年驾龄啦！运动的日子收获很多，有艰辛，有感动，有伙伴，有快乐。



宝宝姓名：李明哲、李明津（千金卫生用品裴新梅子女）
年龄：8岁、5岁半
才艺：相声
参赛宣言：我和妹妹来《吹牛》，说学逗唱样样通，伶牙俐齿不怯场。



扫码观看更多千金娃精彩才艺合集

相关链接：

千金集团团委举办的“宝贝去哪儿”至今已连续举办八季，形式和内容每年都会推陈出新，有跳蚤市场、职业体验、制作非遗文化手工等，活动是“千金爱员工，员工爱千金”两爱文化的突出体现，更是“快乐工作，甜蜜生活”的具体表达。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zsrbsg@163.com

责任编辑：郭亮
2022年6月8日 星期三
美术编辑：王玺
校对：张武

千金药业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

05
株洲日报
时光
SHI GUANG